



照见创伤 光才能进来

——读梁鸿《要有光》 ■ 黄榆媛

“你一定要认识到，所有家庭都是创伤性的，没有一个完美的、完整的家庭。”梁鸿在《要有光》中的这句话，像一记闷雷劈开了我们对于孩子心理问题的惯常认知。这部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非虚构作品，以滨海、京城、丹县三地

为坐标，记录了当代青少年的心理困境。梁鸿以温柔却克制的笔触，描摹出一幅令人窒息的青春图景：抑郁、焦虑、厌学、自闭，这些诊断背后是一个个正在坍塌的家庭，和一套正在失灵的支撑系统。读完全书，一个沉重的追问挥之不去：那些被焦虑、抑郁、厌学吞噬的青春，光究竟照进去了吗？

《要有光》不是一本袒露创伤的书。梁鸿笔下的敏感、吴用、娟娟，厌学表征相似，家庭根由各异；雅雅、李风对目标的病态执念，折射出焦虑症的典型镜像。作者的真实意图，是借这些个案追问：当一个孩子被诊断为“有病”，病的究竟是他一个人，还是整个家庭，乃至整个社会系统？这个问题戳破了我们的归因逻辑：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孩子送进心理咨询室，仿佛只要“修好”那个出问题的个体，一切就能恢复正常，但梁鸿用大量的访谈告诉我们：孩子的“病”，往往是家庭最先发出的求救信号。文本最锋利地看出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，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战争，而是家庭病灶的投射，那些失控、自伤、厌学的孩子背后，几乎都站着一对失控的父母。

问题的症结，首先在于家庭关系的结构性错位。传统乡土社会将亲子关系置于家族之首，现代文明则要求夫妻

并非不爱孩子，而是根本不知如何好好对待一个人。“养大就是恩”的逻辑代代相传：给一口饭吃、供上学，便是天大的恩赐；至于情感、尊严、爱好、抱负，统统被排在“活着”之后。这种“工具化育儿”的底色，让孩子从未被当作独立的主体来尊重。李风拒绝上学，母亲文莉“发疯一样憎恶”他，“你有什么权利影响我的生活？”这句质问何其残忍，却又何其典型，它将孩子彻底物化为父母人生计划的附属品，一旦出了故障，便招致怨恨与抛弃，而文莉自己，也不过是母亲的“情绪垃圾桶”。一个从未被好好爱过的成年人，如何给孩子健康的爱？没

从教育维度看，困境更具结构性。中国教育的问题如隔夜碗筷，首日搁置，次日拖延，直至发霉发臭才着急处理。家长为生计奔波，陪伴被压缩成一句“作业写完了没有”，当分数仍是筛选人才

书，对金钱观念的探讨发人深省。小关在阿叔的补习机构学习，母亲魏老师却强调按天收费，要求他早点去、多待一会儿，而小关看眼里的是作为机构老师的阿叔请客吃饭、陪聊陪玩的真心，母亲算在账上的却是每一天的补习费“划不划得来”。当父母将每一分钱都化作“我为你付出了多少”的道德筹码，孩子便在匮乏与愧疚中扭曲了金钱与人格的关系。钱要紧，心理健康更要紧，但最要紧的是让孩子明白：物质不是施舍，爱不是亏欠，人的尊严从来不以消费能力来衡量。在“双减”政策实施后，学生的负担看似轻了，但升学压力与学校用人标准并未同步松懈。

放学早了，作业少了，家长仍在上班，这段中空时间如何填补？托管班成了唯一答案，托管费用进而又压在本就喘不上气的家长头上。但学生发觉在机构和校内所学难以应对考试，听不懂、跟不上，层层堆积的挫败感凝成一个死结：上学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在这一链条上的每一方看似“无辜”：学校为升学率尽力，托管机构让孩子有处可去，家长希望孩子好好学习，孩子又怕添负担，但最后被撕扯的永远是最弱势的青少年。

社会文化的冲击同样不可忽视，尤其是数字时代对青少年精神世界的重构。娟娟不愿上学，只想用母亲的手机打游戏、充钱买皮肤，以此维系网络社交，即便家庭经济拮据，仍要求每年花费两千元左右在游戏里。对自制力尚弱的青少年而言，虚拟世界的即时满足如美杜莎的诱惑，他们未必看不见风险，只是诱惑太大，现实支撑又太少。短视频的算法投喂、游戏的即时反馈、社交媒体的点赞机制，构建了高刺激、低门槛的平行宇宙，当“读书无用论”借直播带货换脸重来，青少年赖以自处的意义系统便遭遇了根本性的动摇。当一个孩子在现实中感受不到认可与温暖，他自然会转过身去，奔向那个只要充值就能获得“皮肤”和“队友”的虚拟怀抱。那不是堕落，而是溺水者在抓救生圈。

《要有光》是一本让人难受的书，但难受不是目的，梁鸿呼唤光，是呼唤创伤被看见、被承认、被抚慰，青少年的“病”，是这个时代最诚实的回声——它回响着家庭的裂痕、教育的失灵、观念的滞后和文化

照进青春的光，来自被看见的创伤，来自被正视的病灶，来自这个社会对“人”的重新确认。它不是一句轻飘飘的“你要好起来”，而是一个家庭愿意坐下来倾听的耐心，是一所学校敢于跳出唯分教论的勇气，是一个社会能为普通家庭托底的温度。“别扑灭那光”，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暖地照亮，而照亮他们的前提，是我们先学会在黑暗中，诚实地看见彼此。

过后天气渐暖，雨水增多，石蒜生长迅速，春末时叶宽1厘米左右，叶长20至30厘米，绿色变成绿中带蓝的色彩，是唯一走过完整冬天的花草。转眠到了夏天，石蒜叶子立马出现枯黄，几天之内迅速结束生命，进入休眠。这是石蒜当年的第一次休眠过程。

石蒜的第二次休眠，通常在夏末秋初开始，先有一株或两株花茎破土钻出地面，几天后陆续有两到三株花茎出土，大约经两周左右时间，展现英姿后，与先到者一起进入休眠，完成一年中两次生长的必经过程。

今年夏日天热暑长多雨，入秋后的第二次休眠与往年有所不同，因为气候变化快，温差大，先是高热少雨，入秋突降大雨不断，气温凉爽，促使石蒜快速苏醒，转入花期。七株花茎同时出土，三天内全都开出花型硕大，色彩金黄，十分耀眼的鲜花，多年罕见。而花期却略短于往年，十天左右自然凋谢。

绚丽多姿的石蒜，历经二十载岁月沧桑斗转星移，无论你怎么变化？刻下，还是让我再仔细地观赏吧！



又见石蒜花开烂漫

■ 李宝祥

我居舍小院内的一块昆仑石旁，生长着一株人工栽培的花草，踏着入秋的脚步，在凉爽雨水的润泽下，发芽、托茎，破土而出，两天之内齐刷刷地长出七株花茎，绽放出金灿灿的黄色花朵，如盘龙绣凤，光鲜诱人，为小院增色生辉，赢得人们赞叹！

据有关资料介绍，此花名为石蒜，又名彼岸花，生长在长江流域一带，省施肥，好管理。通过养殖实践证明，在黄河流域的西安地区也可较好地生长。此花一年两次休眠，花开为红、黄、粉红等色长，寓意是对离人的思念！

据我近二十年的观察，每年入冬石蒜结束休眠，开始发芽生长。每逢春节，石蒜嫩绿的叶片

顶着凛冽的寒风破土露脸，与世人相见。若是一场冬雪降临，像一床洁白的棉被把石蒜盖在下面，湿润的绿叶靠着自身的温度融雪成水，将自己款款包裹，埋于雪下。清晨，旭日东升，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，世间万物都借助大自然天赐的画师把自己装饰的别具风采。回头再看雪下的石蒜，经朝阳的点染，成为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，守卫着一株碧绿欲滴的仙草，向人致意！展现出浑似地造天成的一块天然翡翠，不论成色，水头，都堪称上乘的行家玩物！年终岁尾，春节来临，雪花飞舞，漫天皆白，谁人肯放下这大美景观不看，低着头在院内寻觅雪下未知的景物呢？此种现象，恰似惊鸿一瞥，为大多数人不曾见过。春节

在充盈着物欲横流与喧嚣浮躁的当下，红孩散文集《活出想要的人生》，宛如春风拂面，携着花香与新泥的芬芳；恰似夏日清泉如镜，映照青山绿水的倒影。作者以深沉饱满的情感、质朴温润的笔触、俊伟豪迈的姿态，以自己的

青年时代的他，不甘于当一名畜牧工人，焕发出痴迷写作、勇于追求文学梦想、活出想要人生的动人风采。同时，通过他的文字，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时代变迁、社会进步与家国情怀，体现其思想觉悟和精神上岸的执着追求，彰显作者对生命的敬畏、对哲学的思考及洋溢着人间烟火的浓郁气息，其作品兼具情感温度、思想深度与文学审美价值。

梦想是闪耀在心底的火花，给予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。红孩经历过学业受挫、底层打拼的苦闷与迷惘，深知自己的人生目标并非

梦想如同暗夜灯光，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。面对人生逆境，他像贝多芬那样“要扼住命运的咽喉”，表达了对命运不屈服的抗争精神，力争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。作者锚定目标，矢志不渝，追逐梦想，成功逆袭。从农场少年到文坛作家，红孩活出了自己想要的人生。通过勤奋创作与努力奋斗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《活出想要的人生》这部书的核心价值，在于作者以自己真实的人生境遇为底色，书写普通人在困境中如何破困、如何执着地追求梦想，如何抵达生命彼岸的过程。一介堂堂高中生，身处社会底层，面对人生窘境，纵然心有不甘，但他始终不曾放弃心中那个神圣而崇高的文学梦。他要奋起，他要追梦，他要在迷茫与困惑中寻找自己前进的方向和道路。工作之余，他不逃避现实、不怨天尤人，而是坚持梦想、笔耕不辍。他写农场的岁月，写求学的艰辛，写文学梦想始终闪烁于心底的绚丽火花，写一路坚守的笃定与执着。他的经历，让每一个身处平凡境遇，在人生道路上勇敢前行的人，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曾经艰难跋涉、奋发图强的影子。

“我要当作家，离开农场，跳出龙门，这是我的青春梦想。”红孩是一个有心人，自幼聪慧，爱好文学，起

心有悟觉 方得登岸

——读红孩散文集《活出想要的人生》 ■ 段小芸

步较早，在他少年时代，已经开始编织自己的文学梦想。他爱看书读报，关注文学消息，中学时曾发表过散文和小说。其处女作小说《回乡》在《北京农场通信》副刊发表，这更加坚定了他发

红孩具有胸怀大志、目光高远、才情横溢和埋头苦干的精神。在农场创办《野风》诗报，自己写诗、刻钢板、印制，连带邮寄一身兼，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读写水平、综合素养和创作能力。平时他积极扩大视野，主动结识文坛泰斗、文学前辈及著名作家，以刘绍棠、浩然等名家为榜样，决心在文学的天空闯出一方天地，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和人生价值。在创办《通惠河文学社》时认识王宗仁前辈，并不断结识名人大咖，开阔眼界，增长见识，用文学滋养身心，为未来的文学创作铺平道路。闲暇时他拾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红孩的不懈努力和坚持下，时来运转，贵人相助，他终于迎来人生道路上更大、更好的发展平台，从双桥农场到《北京工人报》，开启自己职业写作生涯。他终于实现了文学梦想，完成自我生命的成长与精神突围。

怀抱感恩之心，温润烟火人生。感恩的心，像一朵盛开的鲜花，散发着馥郁芬芳的香气，让人心生欢喜。读《风居住的街道》，作者饱含深情地追忆北京白塔寺下爷爷和奶奶的亲情故事。在那个困难年代，爷爷曾送给他一只特别珍贵的红色英雄牌钢笔，对他的学习寄予厚望，令他感念至今。作者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学习细节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叙事抒情，情感真挚，感人肺腑。

在《母亲的挂历》中，文章采用首尾呼应的写作手法，由母亲喜爱挂历，联想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，使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内涵、文学审美及艺术价值得以升华。体现了母亲温良恭俭、热爱生活和心地善良的品格。尽管母亲再也看不到新挂历了，但作者的款款深情与拳拳孝心，感动天地，深深触动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。

读《父亲的“大了”人生》，文字质朴，情感真挚，催人泪下，与读者的思想产生强烈共鸣。文中描写担任村干部的父亲坚持原则、客观公正、廉洁自律、德高望重的高洁品质，其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的高尚情操，令人敬仰。

著名作家、文艺评论大家阎纲先生，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作家书写父母、亲情与乡土题材的高度重视及认可。在《三人谈艺录》中，阎纲先生强调文学应“扎根生活、贴近灵魂”，并多次提及作家对家庭、父母的情感书写，是其作品是否具有真情实感的重要标志。阎纲先生曾公开表示：“一个作家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写不好，就很难写好这个世界。”

作者在书中关于祖辈、父辈及母爱的亲情描写，饱含深情，动人心弦，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，与阎纲先生倡导的关于亲情书写的理念一脉相承，让读者从字里行间，感受作者对亲情挚爱、故土乡愁的怀念与眷恋之情。

坚守人性本善，绽放生命光辉。《活出想要的人生》，全书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比如《寻找黄秋菊》一文，作者笔下那位美丽善良、清纯质朴的小黄姐姐，“在那年寒冷的冬天，有一个知青姐姐，她用一把剪刀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冬季。”她宛如朝露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与活力，给人一种阳光和温暖的力量。作者与小黄姐姐如同亲人般的美好情感，令人动容。同时，彰显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朴实自然、纯洁美好的人际关系。

作者在多篇文章中，对人性中真诚、善良和崇高精神的礼赞，凸显人性中真善美的光辉。作者善于在

秦岭深处的晨雾还未散尽，洛惠渠的水面已泛起粼粼波光。这条蜿蜒四十里的水渠，像一条银色的丝带缠绕在渠梁之上，将洛河的清流送往曾经干涸的土地。站在渠畔远眺，山峦如黛，稻浪翻金，游人穿梭其间，却鲜有人知这方水土背后，凝结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奋斗史诗。

1957年的寒冬，洛南县委书记冯培智站在渠顶，望着谷底奔涌的洛河，耳边回响着群众“吃水更比吃油贵”的叹息。彼时渠梁五万百姓，十年九旱的困境如同枷锁，将土地与生灵牢牢禁锢。当“引洛上塬”的号角吹响，全县三万青壮年背着铺盖卷，拉着钢钎铁锤，在悬崖峭壁间拉开了人类向自然宣战的序幕。

没有现代化机械，建设者们用麻绳吊在百丈悬崖上打炮眼。五号隧洞贯通时，十三载春秋已悄然流逝，五易施工方案的背后，是三十七条生命永远留在了幽深的洞中。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衣衫，那些磨出老茧的双手，在铁锤与岩石的碰撞中，迸发出震彻山谷的力量。美国进口的白水泥勾勒的龙首坝，不仅锁住了狂野的洛河，更铸就了一个民族自力更生的脊梁。

在洛惠渠党性教育基地的展柜里，陈列着几件特殊的文物：磨得发亮的钢钎、补丁又补的草鞋、泛黄的施工日志。这些静默的物件，无声诉说着当年惊心动魄的场景。1958年盛夏，突如其来的山洪冲垮了正在浇筑的渡槽，二十名工人被卷入激流。当幸存者抱着浮木爬上岸时，手里仍死死攥着未完工的图纸。

曲里渡槽建设现场，工程师李国栋连续七十二小时坚守岗位，用红铅笔在图纸上勾画的每一道线条，都浸透着对科学的敬畏。当这座我国最早的钢筋混凝土渡槽横跨河谷时，李仪祉先生题写的楹联“大旱何须望云至，自有长虹带雨来”，道出了所有建设者的心声。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，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比铁鏊山隧洞更长的生命通道。

六十年过去，洛惠渠的水依然清澈如初。渠畔的稻田里，金黄的稻穗低垂，仿佛在向当年开渠的先辈致敬。那些牺牲在隧洞中的烈士，他们的姓名或许已湮没在历史长河，但每一滴水渠都铭记着他们的温度。王老虎老人至今保存着当年挑水的木桶，桶底深深的水痕，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。

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，洛惠渠宝贵传统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年轻的水利工程师沿着先辈的足迹，运用无人机测绘、智能灌溉系统，让这条古老的水渠焕发新生。当清澈的渠水通过现代管网流入千家万户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水利技术的进步，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升华。

站在老虎嘴观景台俯瞰，洛惠渠如一条巨龙穿山越岭。那些悬在半空的渡槽，那些深埋山体的隧洞，无不彰显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。但比工程更震撼的，是建设者们表现出的精神品格：县委书记冯培智与群众同吃同住，工程师张东为精确计算冒雪跋涉三十里，普通民工赵铁柱为保护图纸被落石砸伤……这些平凡英雄用血肉之躯，在秦岭深处刻下了不朽的精神丰碑。

如今，洛惠渠已成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基地。当新一代共产党员在渠畔重温入党誓词时，山风送来远处稻田的清香。这清香里，有六十年前开渠者的汗水，有改革开放后扩建者的激情，也有新时代水利人的创新气息。三种时空在此交汇，谱写出一曲跨越世纪的奋斗者之歌。

洛惠渠的水流过历史，也流向未来。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中，这条古老的水渠正与现代水利技术深度融合。智能监测系统实时反馈水质数据，生态护坡技术让渠岸绿意盎然，节水灌溉设备使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效用。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核心精神始终未变。

当夕阳为洛惠渠披上金沙时，渠畔的广场上，群众正自发排练着《洛惠渠之歌》。质朴的歌词里，“钢钎凿开幸福路，汗水浇出丰收年”的旋律，与六十年前开渠时的号子声遥相呼应。这首歌穿过时光，告诉我们：真正的丰碑不在石头砌就的渠岸，而在亿万人民心中永不熄灭的奋斗之火。

洛惠渠的故事，是中华民族与自然博弈的缩影，更是人类精神力量的见证。当我们在渠畔漫步，触摸的不只是清凉的水流，更是一个民族用双手创造奇迹的永恒印记。这条流淌了六十余载的水渠，终将成为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精神图腾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，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砥砺前行。

晨雾再次漫上渠岸，洛惠渠的水依然静静流淌。它见证过热血与牺牲，承载着希望与梦想，更将流向充满可能的未来。在这条精神长河的滋养下，新时代的奋斗者正接过历史的接力棒，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壮丽篇章。

俗世百态间挖掘人性温暖的力量，把个人命运融入时代变迁、凡俗日常与市井生活，心怀善念，懂得感恩，在寻常烟火里感知温馨幸福，于岁月沧桑中体味人间冷暖。

心存敬畏之念，体悟生命本真。观照世间万物，思索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，活出心中向往的人生，离不开对生命的热爱、虔诚与敬畏。在书中，作者以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，敬畏生命，怜惜弱小生灵，哪怕是

在《你为什么不多悲伤?》《永远不能忘记的他或他们》等文章里，作者对万事万物的普世情怀、人文关切与敬畏之心得以充分彰显。由于作者生病住院、做心脏搭桥手术，使他对他人的感悟有了新的、不同于一般人的独特体验与洞悉，使他能从容地面对人生及身体的挑战，更加坚强乐观，豁达通透，看淡世事，珍视生命。同时，他感恩医院的医生护士、白衣天使给予他的关爱与护理。

在《不敢开口对一条鱼说再见》中，作者讲述了一个关于钓鱼、杀鱼的故事。由于年少时少不更事，认为钓鱼、杀鱼和宰鱼之事屡见不鲜，而人到中年才逐渐懂得杀鱼不好、杀生不好的人生哲理。世界上每一种生物，都是天地之精灵，都有沐浴阳光、享受自由和生长快乐的权利。随着年岁渐长，他对生命心怀敬畏之心愈发强烈，以一颗敬畏万物、珍惜生命的柔软之心，秉承“万物皆有生命”的理念，由心入道，空灵淡泊。通过静观与放下执念实现顿悟，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澄澈，使文章富有哲思与禅意。

品鉴《上岸》这篇哲理性散文，引发深度思考。这篇文章由家庭叙事延伸至整个时代，把个人记忆、父辈历史、青年现实与生命哲思融为一体，内涵丰盈，气韵悠长，点破“一次抵达便是人生圆满”的幻想。在作者看来，世俗层面的成功只是短暂的停靠，真正的“上岸”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精神修行，它不仅关乎个体命运的风凰涅槃，更指向心怀众生的价值醒悟与更高层次的生命觉醒，充分体现其散文创作由“我”到“我们”过程的理性升华。

心有悟觉，方得登岸。红孩《活出想要的人生》告诉我们：“上岸”并非世俗意义的抵达终点，而是生命不断悟觉、向内求索的精神突围。人生本就是



洛惠渠

刘惜